

# 大時代的靈異故事

## 新聊齋瑣記

● 蕭慧麟 (旅美作家)

### 冥冥之中生死有命

去年九月十一日上午，美國世界貿易中心的兩座摩天大樓及美國國防部，被國際恐怖組織暴徒，用劫持的飛機為炸彈，以自殺方式撞毀後，失蹤和死亡人數高達五千以上，全世界為之震驚。從電視播出因送第一天上幼稚園的五歲兒子，遲到而逃過劫數的全美國最大公債交易公司 (Cantor Fitzgerald) 執行長 (Howard Lunnick) 的訪問，使我想起了一些傳說和往事。(註：據悉該公司共有職員二千餘人，其中約一千元在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第一〇一至一〇五樓上班，其餘散居美國各地及海外，每日處理交易總額約在五百億美元左右。年僅四十歲的執行長通常都早到，在一〇五樓辦公。他當天到達時，因

該大樓已於早上八點四十八分被歹徒劫持的飛機撞上起火，只能看著樓塌，已經在辦公室的職員七百三十三人全部遇難)

### 洪澤湖的神奇傳說

從前很多學子為安心讀書，往往寄居寺廟中。相傳某生在廟中夜讀倦極伏案而臥，忽然被嘈雜聲驚醒，遂潛往大殿偷看。原來大殿中之神像都變成活人正在開會，爭論要等到何時才開始下雨陸沉該地。最後由坐在中間的神像裁決說「尚有一生未出一僧未入，必須等待。」此生得知當地即將陸沉，驚恐萬狀急急逃走，果然在途中看見一個和尚正往回趕。不久即天降傾盆大雨一連多日不停，該地全被淹沒並無另外一人逃出，遂成為現在的洪澤湖。這個學子因不在劫數中，所以在緊急關頭

得知天機，而那個和尚則是在劫難逃，急急趕回以應劫數了。

### 師長好心必有好報

筆者的母親還在家鄉念中學時，有一個出征的部隊路經該地，其師長因故從街上經過時，看見一個老太婆在路邊痛哭。師長動了惻隱之心，就問她為何如此。原來是一個兵用個假銀元把她的雞騙走了。這師長想這個兵一定是他部隊的，就拿一個真銀元換給她。師長又怕把這個假銀元弄混了，就把它單獨放在胸前的掛錶口袋裡。

第二天，這個部隊開上前線打仗，一顆子彈正好打在那假銀元上。銀元被打凹了，人卻沒有受傷，大家都說這個師長好心有好報。

## 四川南充險被炸死

中國對日抗戰期間，我還念小學時，因重慶被轟炸得厲害，我們小孩就被送到不受轟炸之苦的南充縣去，由我小時的曹奶媽帶領，住在大街上王篋匠舖後進小院的一間房裡。

那時日本飛機常常從南充上空飛過。起初，大家都跑警報（註：即放了空襲警報後，人們往郊外疏散之意），後來飛過的次數多了，民間就流傳著「順慶（註：南充縣即清朝時的順慶府）是個關刀形，關刀要殺雞，日本飛機不敢炸」的話。不信「關刀要殺雞」的人，卻認為南充不值得日本飛機一顧，也把空襲警報不當一回事了。

有一天又放了警報，還念小學三年級的大妹從學校回來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就是吵鬧不休，一定要跑警報。曹奶媽無法，只好帶了大家往郊外走一遭。

不意這一回是真的，日本飛機投下不少炸彈，城裡死傷了很多人。一個炸彈正好落在我們租的那間房屋門口小天井裡，地上的彈坑像個漏斗，約有七、八公尺直徑，天井四周的房間都沒了，我們只好搬

去鄉下，曹奶媽直把大妹當成救命菩薩。

幾天後再放警報，很多人在城門洞爭先恐後往外擠，跌倒不能站起來的，就被人潮從身上踏過。這回日本飛機沒有丟炸彈，卻有一百多人因跑警報而被踩死。

### 楊森將軍福大命大

楊森在四川當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時，他所到之處必定做三件事：一、修運動場開運動會，二、派兵在天一亮就挨家挨戶敲門叫人起床，三、殺狗。

開運動會是好事。愛惜光陰叫人早起也是好事。殺狗卻不知原因何在，但那時有如下一個傳說：

有一天楊森從鄉下經過，忽然聽見一個老太婆大叫「羊子會遭狗咬死」。她大呼百諾，不少人都拿了棍棒跑出來，一面大叫「羊子會遭狗咬死」一面往老太婆那裡趕去。

楊森號子惠，他把那老太婆替羊呼救的話，聽成罵他的「楊子惠遭狗咬死」，因此與狗結下不解之仇，到處殺狗，但他養的獵狗例外。

有一次臺北的獵友們相約去花蓮，到了松山機場楊森才發現帶錯了狗。因時候

關係，獵友們不肯等，楊森那次就沒有去成。不意那架飛機起飛不久就撞了山，只有他沒事。

楊森以前殺狗，老來狗卻救了他一命。是獵狗感他不殺之恩，還是他命不該絕呢？

這件事背後還有一位有功之人，那就是他的新婚夫人胡女士。胡女士雖然芳齡僅十七歲時在臺北和楊森結婚，卻是一位了不起的巾幗英雄，不但她的正式名分是「妻」（原當家田夫人退居「家屬」之位），據說還以臺大物理系破紀錄最高成績畢業，又留美以極短時間取得博士學位。楊森的生活起居都由她親自照料，這次獵狗的選擇就是她的決定。

我一共見過胡女士兩次，一次在楊森家中，一次在我們家中。先父因職務關係，他的司機一年到頭都沒有假期。只有我從海軍官校放假回來，幫他打幾天替工，他才有機會休息。先父雖然把楊森尊敬為前輩，但楊森是有閒之人，新年一大早就來拜年，先父必得抽空趕往回拜。我這個「司機」因身分不同，有些時候得以隨先父「登堂入室」。

有一年先父往楊森家回拜，他家客廳

中已賓客滿座，約有二十多人。先父坐下不久，楊森就進去請出他的新婚夫人胡女士來與眾人相見。楊森滿面喜容，但並未向每位客人單獨介紹，而是說「這是我的嘿！嘿！嘿！嘿！」在座客人十有八九，都立刻啊啊連聲地把頭直點作「懂」狀。如此戲劇性的「見客大典」，令我印象深刻終生難忘。

## 大阪驚魂福大命大

一九六八年，我從日本東京回臺北，國泰航空公司的班機在大阪添載客人。那時的渦輪螺旋槳客機，照例起飛前要在跑道頭試大傳（即煞著煞車，把馬力加到最大的試驗）。就在那一瞬間，突然聽見一聲爆裂聲，飛機立刻向右側歪了過去。大家知道有事故發生，卻不知其詳。機長隨即廣播說右起落架折斷了，必須換飛機。全體乘客被巴士接回候機室，等了大約七小時，才由另一架飛機把我們載往臺北。

通常飛機降落時起落架受力較大。如果那架飛機的駕駛員沒有認真試大傳，等到達臺北降落時右起落架才折斷，飛機一定會打地轉、起火。這樣情況下，乘客逃出來的機會真是微乎其微，不知托了哪位

命大的福，大家在鬼門關前打了一轉，還是回來了。

## 鄧忠雄塞翁失馬

一九七九年我在美國一家雇用臺灣船員的輪船公司服務，奉命出差到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（New Orleans），去監督公司經營的一艘七萬噸油輪 *Burmah Agate* 號卸貨。那時我家住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（Houston），一切都靠電話聯絡。

卸貨完畢後我離船時，一個叫鄧忠雄的輪機部船員來向我哭訴不平，說是被整冤枉遣送回臺灣還要貼飛機票錢。我事先毫不知情，船長也未向我提起，就問帶他離船的代理行職員是否可以等我查問一下。那職員說他的離境手續已經辦好，移民局和海關人員也已離船，一切都太遲了。我只好安慰鄧忠雄說事情已經無法挽回，但我會請臺北公司調查，公平處理此事，他只好含著眼淚離去。

不想 *Burmah Agate* 號下一個航次，就在德州嘉維斯頓（Galveston）港外，被出港的 *Mimosa* 號撞上起火，全船三十多人只有四個獲救。鄧忠雄成了現代版洪澤湖故事中的生員而逃過了這一劫，那奉派前

來接替他的卻是一個最不幸的人。船上的大管輪從前船沉了在海面上漂流四十天終於遇救。三管輪工作很努力，滿一年合同期限後還在船上。我問他為甚麼不回去休假，他說他還差五個月資歷就可檢覈取得二管輪執照，不如多做五個月，可早一年升二管輪，不想都遇難了。

## 蕭慧麟執著免災難

一九七九年十月 *Burmah Agate* 號從紐奧良出航後，在巴哈馬（Bahamas）滿載七萬噸美國戰略儲備原油，前來德州休斯頓卸貨。十月三十一日傍晚到達休斯頓的外港嘉維斯頓（Galveston）海外後，因嘉維斯頓到休斯頓的航道受當天風力影響，水深少了三呎無法進港，就在外海錨泊等待。

*Burmah Agate* 載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原油，因岸上需要六小時的時間清理管路，所以必須和船上協調，知道先卸那一種。由於語言障礙雙方溝通不良，公司就要我當「中間人」。老闆的指示是如果無線電話叫不通，就到船上去。我花了五個多小時都沒有叫通電話，看看時間已快半夜，非得動身到船上去不可了（從家中到小艇

碼頭還有兩小時車程)，請代理行安排小艇後，臨出門前我執著地再作最後一次努力，不想這次電話接通了。我和船長談好卸貨順序，並通知卸油碼頭和代理行後才去睡覺。

第二天一大早老闆打電話來說，紐奧良的代理行告訴他 *Burmah Agate* 出事了，問我看見電視新聞沒有，要我立刻趕到嘉維斯頓去。

在路上老遠就可看見黑煙衝天。趕到後，代理行的人說船是清晨出的事，一共只有四個人被救出來，都在醫院裏，另外的三十二人大概沒希望了。我又趕到醫院

，看見那四個人都是受到煙燻（把大量濃煙吸入肺裏），戴了氧氣面罩人還很清醒，沒有外傷，院方說情況很好，很快就可出院。他們是修理匠魏敬富，輪機實習生兼機匠趙大昭，副水手長張銀泉，及普通

水手何細秋。只有張銀泉受到驚駭情緒極不穩定，又哭又鬧，不管怎麼安慰勸解都不行。我向公司報告一切已知情況後，老闆說駐埠船長和駐埠輪機長已在趕來嘉維斯頓的途中，要我把新消息隨時向他報告。

據說本來安排的領港，就是領 *Mimosa* 出港的那位。*Mimosa* 出港後，他在小艇上

看到 *Burmah Agate* 被撞起火就回領港站去了。因為要趕潮水，所以那天清晨大約三點鐘，*Burmah Agate* 就此起錨慢速前進等待領港。張銀泉是去船頭起錨的人，趙大昭是零到四（〇〇〇〇—〇四〇〇）航行更的值班機匠。他交完更回到房中一段時間後，聽到一聲巨大的響聲，立刻看到滿船滿海都是大火，知道撞船了。趙大昭非常冷靜，馬上把房門關緊，靜以觀變。火勢稍小後，他可以從舷窗看見外面，一直等到救火船來到附近，他才用一條大毛巾伸出舷窗外揮舞，被救火船上的人看見把他救了出來。

魏敬富睡夢中感到很熱，以為自己生病發燒，等摸到很燙的艙壁才驚覺出了事，繼趙大昭之後，也被救火船上的人救出。

張銀泉驚醒後在走廊裏來回亂跑，又哭又叫。何細秋頭腦也非常冷靜，出來看見張銀泉，就拉他一起跑去駕駛台，駕駛台已經沒有人了。張銀泉幾次要跳海都被何細秋拉住。後來，他們在煙囪附近被美國海岸防衛隊的直升機發現救走。直升機

駕駛員是冒自身危險救人，所以後來還得到特別獎勵。

過了幾天，火勢小了些，公司雇了受

過特別訓練的救難人員冒險上船搜尋，連屍體也沒有一個，相信他們在起火後都跳海了。先後一共只撈到十八個人的屍體，有的脹得像大猩猩，有隻黑得像三歲小孩。我們也曾隨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巡防艦（*cutter*）接近並圍繞燃燒中的 *Burmah Agate* 查看過。雖然那天起錨的張銀泉，和機艙值航行更的趙大昭都逃了出來，但 *Burmah Agate* 卻是好好地拋了錨在那裏。航行中怎麼又會變成拋了錨，這是一個無法解釋的謎。

海岸防衛隊用直升機送我們回來，才走出防衛隊的大門，就被電視記者堵住強行採訪，不管怎麼否認他們都不信。最後，我靈機一動，拿出德州的汽車駕駛執照來證明與船無關。我聽見他們用無線電向電視公司報告說「……這個人有德州的駕駛執照……」，我們就被放走了。

*Burmah Agate* 半沉在離岸三哩半的淺水區，一直燃燒了六十八天火勢才被撲滅。

出事的頭一天晚上，如果電話沒有打通，我就會在駕駛台，非常可能也會遭到不幸，生與死，其間不過一念之差。難道真的是「生死有命」麼？